

# 春运同路人

□章中林 文/图



又是一年春运，不用再奔波的我已然没有了二十年前赶路的痛苦和煎熬。二十年前的春运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那种憋屈艰辛不是一句话就能道尽的，但是谁又能说它就不是一段段美好而悠长的回忆呢？

春运买票让人发怵。到北京上学第一年我选择了留下，第二年想回家时才发现买票就是一场战役。我和同学赵刚放假后来到车站，发现买票的队已经排得看不到头。我们跟在队伍后面，一个小时还没有挪动几步。

这样排不是办法，我和赵刚选择了轮流排队。一次，我因尿急上厕所，丢下马扎，和身后的一位大妈打了一声招呼。等到回

来，我想进队伍，却被后面的人起哄，还喊来了警察。还是大妈大度，为我解了围。那次买票，我和赵刚接力排了两天两夜才买到一张回家的火车硬座票。

当时我们都比较瘦，以为两个人凑合着坐一个座位就能对付。到了车站，站前广场挤满了人，人站口也是人满为患。我们手拉着手，但是还没有到车门就走不动了。那感觉就像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一点空隙，都黏成一块了。

进了车厢，满满的人挨人，人挤人，处在其中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好不容易挤到了座位前，我们傻了眼：双人座上已经坐了两个人。一位妇女怀里抱着一个

个，旁边还挨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。看见有人来，那妇女抱歉地对我们笑笑，把小男孩往自己身边拉了拉。两个人挤挤是不可能了，我们就商量着两个人轮流坐，一人坐一会。

车厢里，连卫生间都是人，通道几乎是被封住了，人们只能使出浑身解数，螳螂拳、缩骨功，把自己压缩成一张张“图片”。一次，我在“练功”时不小心踩到了一位大爷的脚。我向他道歉，他打趣说：“小伙子底盘不稳，看来学艺不精啊。”我讪讪地笑。

轮流坐了几个小时后，我觉得腿不是自己的了，有明显的水肿痕迹——一按一个坑。出门的



## ■图片故事

### 临阵“溃逃”

□张军 文/图

月考、中考、父母考，招招见泪；国考、研考、面试考，场场惊心。提及考试，学生们吐槽最多的就是，我们为考而活；我们为备考而累。言语中透露出不满和无奈。学生们总是错误地认为，考试，是社会无情的枷锁，殊不知还有人因为没有机会参加考试而遗憾终生。

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。年关将至，我开始清理冷落多时的书架，突然从一本皱皱巴巴的书中飞出一张卡片，仔细一看，竟是父亲五十多年前的一张准考证。已经模糊的公章和幼稚的照片勾起了我浓厚的兴趣，想不到，这张清晰标号为“003388”的准考证，无言的述说着父亲当年能够走进校园的幸运和不易。

提及这张准考证，父亲不觉中老泪纵横，他给我讲起了一个尘封半个多世纪的辛酸故事：

父亲家兄妹7人，排行老三的他为了支持大伯以及小姑们摆脱没有文化的困扰，自己却成了半个文盲。爷爷身体不好，每当出现状况，父亲都得暂停学业回家参加劳动。断断续续的求学路并没有淡化父亲的求知欲望，因为年龄的原因，小学期间他就无奈地跳了三级。

尽管在校时间还没有在家长，但聪明、不服输的父亲仍然是成绩优秀的学生代表。可就在准备考试的节骨眼儿上，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：大伯被提前招干；爷爷突然病倒；三姑因病被乡下郎中针灸致残……刚刚领到准考证的父亲不得不抹干眼泪，临阵“溃逃”，把它珍藏起来。于是就有了这张跨越半个世纪的辛酸“见证人”的出现。

辛勤的付出终究会有所回报，辍学的父亲得到了大队干部的赏识，成为一名专职的生产队会计。虽说待遇不高，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已经算是很不错的营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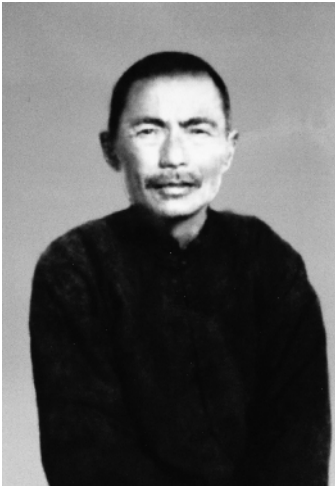
我手握着一泛黄的牛皮纸准考证，既为父亲无缘考试而惋惜，又为自己能够幸运地参加考试改变命运而自豪。面对父亲失落的神情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抚，只得笑着说道，“我们能够事业有成，就是您最好的考试成绩呀！”

父亲频频点头，嘴角强挤出一丝笑意，但眼睛已经湿润，拿准考证的右手攥得更紧……

## ■家庭相册

### 不占便宜的父亲

□周耀明 文/图



屈指算来，父亲离世已经40多年了，可他的音容笑貌，经常在我眼前浮现。每当想起父亲，一些往事便在脑海中铺陈开来，让我久久不能平静。

当年我家人口多，一家老小生活全靠父母支撑，十分拮据，但父亲人穷志不短，严格约束自己和家人，从不贪图小便宜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在路上拾得一把小刀，父亲问明情况后，就带着我像梳篦一样挨家挨户问：“谁家丢了小刀？”最后找到失主“完璧归赵”，他眉结顿开，满脸挂满笑意。

我的独身伯父英年早逝，留下许多债务，但究竟欠谁的，伯父因病发突然，在弥留之际来不及做出交待。父亲认为，兄长的事，就是自己的事。办完丧事，

### 买年货

□佟雨航 文/图

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

小时候，吃过了腊八粥，父亲便开始张罗着要去镇上办年货了。父亲先在一张白纸上拉好要买的年货清单，有鱼、有肉，有对联、挂钱，还有我们过年穿的新衣服等。而父亲每次去镇上办年货，都会带上我，说是要我帮他看堆儿。

我家离镇上有15里路程，那时还没有通汽车，父亲去镇上买年货都是拉着一个小木爬犁步行。去镇上的路上，父亲让我坐在爬犁上，他在前面拉着我跑，一路欢声笑语。到了镇上，街道上人山人海，都是十里八乡来买年货的人。街道两边摆满了地摊儿，卖什么的都有。父亲怕把我挤丢了，叮嘱我紧紧牵着他的衣襟不能松开。

进了市场，父亲就领着我直奔鱼摊儿买鱼（当然是冻鱼，那时没有卖活鱼的，也吃不起），红烧鲤鱼可是我家每年除夕晚上的当家主菜，寓意——年年有余（鱼）。买过鲤鱼，父亲把装鱼的袋子交给我用手提着，还嘱咐我别弄丢了，然后又去别的摊儿买其他年货。有爷爷奶奶爱吃的酥麻花，有给妈妈买的花头巾，有

给姐姐买的小花袄和发卡，还有门联、挂钱和福字等……我记忆最深的年货是一种叫“虾片”的食品，花花绿绿、五颜六色，形状就像现今时髦女孩夏天戴的太阳镜片，放在热油里一炸，迅速膨化变大，嚼在嘴里咔嚓咔嚓响，又脆又香，是我最喜欢的过年食品。每年办年货，父亲都不忘给我买上一些。

在镇上流连了一个上午，该买的年货就买的差不多了。父亲把冻鱼、冻梨、猪肉和鞭炮等年货统装在一个蛇皮袋子里，扎紧袋口，又把满满的蛇皮袋子牢牢绑在小木爬犁上。父亲还会去烧饼店给我买一个热烧饼在路上吃，然后拉着爬犁往家返。

到了家，父亲把一样样年货取出来，酥麻花给了爷爷奶奶，花头巾给了妈妈，小花袄和红发卡给了姐姐，那两盒虾片给了吃货的我……爷爷奶奶、妈妈、姐姐和我，一个个手捧着自己喜欢的年货，喜笑颜开。可是到最后，我们却发现，父亲给家里每个人都买了新年礼物，唯独没给自己买。我和姐姐异口同声地问：“爸爸，你的新年礼物呢？”父亲呵呵笑着说：“你们高兴，就是我最好的新年礼物。”